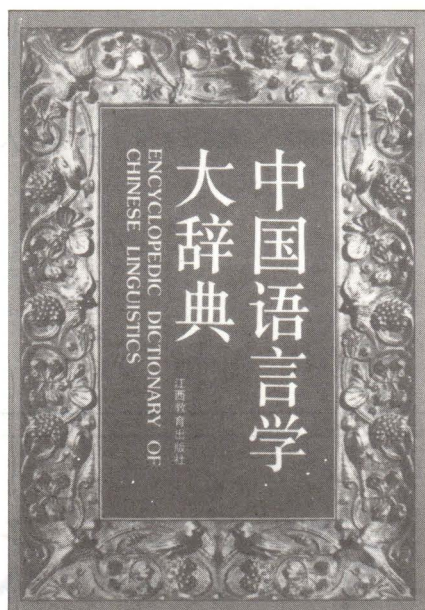


語言學的新希望

——評介《中國語言學大辭典》

甘于恩
暨南大學中文系



書名：中國語言學大辭典
主編：陳海洋等
日期：1991年3月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筆者前不久曾在一篇小文章中談到在大陸「從事學術研究困難頗多。獻身語言學更意味着物質上得作出一定的犧牲。」這確非虛言。江西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國語言學大辭典》，就是一部飽含語言學者汗水與心血的著作。筆者忝列為該辭典的編寫人員，對箇中的甘苦有深切的感受。1986年夏季，江西師範大學與江西教育出版社商議出版一部能夠比較全面反映中國語言學歷史與現狀的工具書，並組織一批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中青年學者為撰稿人員。當時大家走在一起，編纂這樣一部大型專科辭典，完全是為了致力於改變中國語言學的落後面貌，對於獲取甚麼樣的物質酬勞，並不介懷。許多撰稿人為確保詞條精確、科學，多方查探資料，數易其稿，甚至付排後亦不惜改版。主編陳海洋先生因主持這項工程而犧牲了出國進修的機會，副主編邱尚仁、編委蘇新春等人亦為此而廢寢忘食。經過近三年的艱辛勞作，以及一年多繁複的製版、校對過程，《中國語言學大辭典》終於奉獻在讀者面前。

實在地說，沒有默默耕耘、精誠合作的精神，很難想像會有這樣一部詳盡、平實而又頗具份量的語言學工具書。在中國大陸目前濫出辭書的不良風氣中，《中國語言學大辭典》無疑以其嚴謹、負責的態度贏得了廣大讀者的青睞，初版五千冊即訂購一空，這在近期不太景氣的學術界幾乎是個奇跡。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共分十三卷，收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語音學、詞匯學·語義學·辭書學、語法學、修辭學、方言學、中國諸民族語言、語言理論·語言新學科、人物、著作、語言學史等十三個類別共八千二百餘條詞目，正文內附幾十幅黑白插圖或表格，另有附錄及音序索引，總字數達一百五十八萬。辭典採用彩色封套，為大三十二開精裝本。

與前此出版的同類語言學工具書相比較，《中國語言學大辭典》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內容豐富，收錄客觀。《中國語言學大辭典》的撰寫人員多係七十年代後畢業的語言學研究生，有比較紮實的學術根底，思想活躍，信息靈通，對於不同的學術流派及學術觀點，較能寬容及客觀對待。因此，整部辭典大體上能夠反映出中國語言學各個分支學科的概貌，不管是學術水平還是信息容量，都超過了國內外同類的工具書。從收錄的詞條量來看，《中國語言學大辭典》收了八千餘條詞目，國內目前還沒有一部語言學辭典可以達到這一程度，影響較大而又有頗高水準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分冊》收錄近千條的詞目，許多內容已帶有填補空白的性質；但由於該分冊屬於百科詞典，有些內容無法顧及，除去二百多條語言學理論及國外語言學的詞目，真正屬於中國語言學的祇有七百餘條，涵蓋面有限。《辭海·語言文字分冊》則主要側重於漢語語言學，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及港台、海外的漢語研究皆不在論述之列，而且份量較小，不少條目語焉不詳。台灣也曾出過一本由竺家寧、羅肇錦等編寫的《語言學辭典》，條目有限，敘述亦不夠精細。《中國語言學大辭典》將視野擴及港台及海外，在質和量上使這種狀況得到根本的、名符其實的改觀。

從收錄的客觀性來看，這部辭典力圖「兼收並蓄各家各派、各種不同的學術觀點」，對於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祇是如實反映，而不按編纂者的態度及偏好而有所取捨。在這點上所體現的膽識使得這部辭典具有更多的生氣與新意。例如高名凱是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他的語言理論（尤其是漢語語法理論）在國內具有很大的爭議性，以他的學術地位及影響而言，本應列入大百科全書。不過由於大百科全書收錄當代語言學者的資料較少，也就沒有介紹高先生了。《中國語言學大辭典》並不因為高先生的觀點備受爭議而加以掩飾，或壓縮論述的篇幅，編者採用長條介紹了高氏的主要觀點及生平，指出高先生「在漢語語法理論和普通語言學方面頗多創見」，同時客觀反映了兩次因高氏而引發的語言學大討論（詞類問題的討論、言語有無階級性的討論）。另一位甚具活力的年輕語言學家申小龍博士，因倡導文化語言學而產生較大影響，而學界對他的理論也有不同的看法，但編者仍能列「漢語人文性論」、「中國句型文化」、「申小龍」等專條予以介紹。對於某些分歧較大的學術問題，辭典亦不強求定於一，而是選介影響較大的理論，同時提及其他的學說，像編者在介紹「漢語方

言的分區」、「粵方言的分區」、「晉語」等條目時，都是這樣做的。這種盡量減少編者主觀色彩、允許學術分歧的寬容作法，對於讓讀者認清事實，促進百家爭鳴，發展中國語言學，都是有益而無害的。

二、大膽探索，述、作結合。求新與求實並不矛盾，前面說過，《大辭典》對於中國語言學的過去和現在基本上採取客觀介紹的態度，不回避問題和爭論，讓讀者在認識事實的基礎上作出自己的判斷。但這並不妨礙《大辭典》的編者們突出年輕一代學者的理論特色（實際上其中許多編者已是漢學界嶄露頭角的一代，理論上已有相當的影響）。這在詞條的安排上表現得相當明顯。

在全書十三卷中，條目最多的是著作卷，共一千一百二十餘條；最少的是方言卷，共三百餘條。綜觀全書，讀者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新一代語言學者銳意求新的氣息。許多內容在以前同類的工具書中往往語焉不詳，甚至完全忽略，而在《中國語言學大辭典》中則能得以充分體現。像「語言理論·語言新學科」一卷的內容，祇有少數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分冊》有所提及，其他大部分內容對於國內讀者都是十分陌生的，如「言語信息」、「口哨語」、「鼓點語」、「（語言）自願融合」、「叫賣語言」、「代碼轉換」、「語言禁忌」、「Markov 過程」以及關於「神經語言學」、「病理語言學」、「中文信息處理」、「人機對話」諸分支學科的條目，的確有點讓人目不暇接之感。還有像「詞匯學·語義學·辭書學」一卷，有近三分之一篇幅介紹辭書學的基本概念及觀點，國內還沒有一部辭典這樣做過。

立目新祇是體現《大辭典》大膽探索的一個方面，該辭典的編者對國內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信息十分敏感，因而內容上能夠擺脫輾轉抄襲、陳舊呆板的不良習氣。像「中國諸民族語言」一卷中的材料，點面結合，重點突出，既反映傳統的研究成果，又盡量使近至成書前的業績得以體現。再如「修辭學」一卷對「字典辭書語體」、「商業廣告語體」、「口頭外交語體」、「軍事口語語體」等條目的介紹，基本上能言前人所未言，邏輯性強，頗見新意。還有「方言學」一卷，雖然條目較少，但許多材料都是第一次見諸書面或以辭書的形式出現，如對「協和語」、「n 化韻」、「專用式」、「窄用式」的介紹，顯示出撰稿人很花了一番心力；另外「徽州方言」、「台山話」、「澳門話」、「沙頭話」、「石歧話」、「莞城話」、「雅瑤話」諸條都反映出許多十分寶貴的語言（方言）現象，值得引起理論工作者的重視。「語言學史」卷除客觀評價美國、蘇聯對中國語言學的影響之外，對「當代國外漢語研究」、「當代法國漢語研究」、「國外藏語研究」、「當代港台及國外〔漢語〕方言研究」都介紹得較為細致。至於「著作」卷則讓出一定的篇幅介紹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後期的研究情況，例如《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語法學史稿》、《漢語語法修辭詞典》、《上海市區方言誌》、《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古漢語簡論》等，對於讀者瞭解語言學界的新動態、新成果，無疑是起了很好的嚮導作用。

當然，這種述、作結合的編纂手法，在語言學界可能有不同的意見。實際上《大辭典》「作」與「述」的界限還是很清楚的，讀者可以通過編者的措辭發現這種差異，

而《大辭典》的「作」也僅限於那些影響比較大的理論，爭論較多或懸而未決的問題，編者往往利用「述」來處理。

三、風格統一，體例完善。《中國語言學大辭典》是一部精心編排的工具書，這是編纂工作科學化的結果，主編、編委、撰稿人密切配合，嚴格按照編寫大綱行事，因而行文流暢，風格統一，避免了某些辭典釋文不文不白、晦澀難懂的弊病。最突出的一點還是《大辭典》體例完善，條目之間照應得相當嚴密。

一部有近萬詞條的工具書，稍不注意，條目之間難免有照應不周之處。但《大辭典》這方面大多符合標準，特別是各卷的相關條目，在行文中皆用*號標示，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接觸的不單是孤立的一個詞條，而是有關聯的許多詞條（實際上是有邏輯內在聯繫的一類問題）。等義的詞條，採用「即……」的釋義方式，既確保條目的周詳全面，又避免了無謂的贅述。

香港《書海》第17期曾經載文認為，衡量一部工具書的優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它是否做到標準化，體例是否完善。從這點出發，我們也可以發現《大辭典》有很好的表現：前面「凡例」寫明編寫原則和辭典體例；其後是「分類詞目表」，條目各從其類，一目瞭然；在「正文」之後，有幾個「附錄」：一、中國語言學記事（等於一篇簡要的中國語言學史），二、中國少數民族用語簡表，三、漢語拼音方案，四、國際音標表；最後是「詞目音序索引」，掌握漢語拼音的讀者可以按音序查檢（以非漢字的符號開頭的詞條則列入「其他」一欄，如「r聲類」），免卻了查「分類詞目表」時需前後翻檢所造成的不便。從整體上看，《大辭典》提供了關於中國語言學較為完整的信息，條理清晰，用起來頗為方便。

有人曾這樣說過，詞典編纂是一門產生遺憾的學問。對於《中國語言學大辭典》而言，亦是如此。由於該書成於衆手，難免有疏漏及不足之處。這裏提出幾點，供將來《大辭典》修訂時參考。

首先，《大辭典》的作者皆係大陸的語言學者，對於港台語言學資訊的瞭解，可能尚欠周全，因此，反映在《大辭典》中，時有顧此失彼的現象。例如，《普通話》（已停刊）和《中國語文通訊》是兩本在香港和大陸都有一定影響的語文雜誌，分別由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較之「語言學史」卷中介紹的其他某些雜誌，無論是辦刊時間，或是專業水準，都不見得有不及之處。在「人物」卷方面，編者介紹了香港許多知名的語言學者，但對於在應用語言學領域頗有成就的鄒家彥先生，卻未能予以立目。還有，台灣的《重編國語辭典》在海外、港台有較大影響，「著作」卷亦未能加以介紹。這些都是這部辭典令人遺憾的地方。

其次，對於全書各卷條目的處理，還有考慮不周之處。例如，按照該辭典的立目標準，「沈開木」（語法學）和「黎運漢」（修辭學）都應收入。在「語言理論·語言新學科」一卷，有許多內容可考慮增加，譬如「詞庫」、「詞表」、「漢語自動分詞」、「主題詞」、「關鍵詞」等。在「詞匯學·語義學·辭書學」一卷，可補充「中

書和人

國辭典學研究」一條。可惜上述條目都未見收錄。再如，「文字學」卷收入「異體字」一條，其相對的詞條卻以「正字」的形式出現，這在辭典學上稱為相關條目處理失當，應該改為「正體字」（「正確的用字」等義則另立「正字」一條）。另外，「正體字」在台灣被稱為「標準字」，這一概念亦應得到反映。

再次，從體例上看，《大辭典》也有值得改進的地方。例如，前面的「分類詞目表」長達一百餘頁，沒有附上要目，八千多個條目一溜子排下去，讀者查閱起來，確實有點費時。建議在「分類詞目表」的下面，加上各卷的起迄頁碼，即：

文字學……（ 1 - 72 ）
音韻學……（ 73 - 171 ）
……………

改動雖小，卻給讀者帶來不少方便。「附錄」中的「中國語言學記事」，年份字體與內容字體相同，亦無空行間隔，有欠醒目，說明編者對文字細節的編排，還缺乏經驗。此外，希望出版社最好將辭典改為十六開本（同時考慮擴充有關內容），現在的大三十二開本，字體很小，有些地方印得不太清晰，特別是「修辭學」卷中有關中國諸民族與修辭的內容，標音模糊不清，看起來十分吃力。開本改大，肯定有助於改善這種狀況，雖然成本及售價相應提高，但對於質量有保證的好書，相信讀者還是願意買的。

最後，辭典有幾處錯印或漏印，希望再版時能加以更正。頁 1028 「有些文章也涉及了客家話的分析及內部的異同」，其中「分析」應為「分佈」。頁 778 「張日昇」一條，其中「中文系和翻譯系」應為「中文及翻譯系」。「詞目音序索引」遺漏「莞城話」，應予補正。頁 1026 「吳語研究首次學術會議」與頁 1060 「吳語研究學術會議」係同一個會議，稱說應該一致。

儘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微瑕，《中國語言學大辭典》仍不失為一部值得向讀者推薦的優秀工具書。正如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所說，辭典的編者們代表了中國語言學的新希望。筆者和其他讀者一樣，衷心希望中國的語言學界將有更多的精彩之作問世。